

高光中的伍连德

方益昉

2023年8月12日的“文汇报会”专栏，刊出小黑散文《百年前的高光时刻》，记叙1921年北平协和医院重组开张典礼，年轻作者对此场景感悟共情，也对笔者有关旧文回音呼应。当年协和医院引入洛克菲勒基金会战略投资，宏观上标志着1835年开始的西方赠医传教模式，即在华西医基本由各国教会掌控的传统阵势开始瓦解。小洛克菲勒在开幕式上的致词，大致代表20世纪医学慈善救助的初衷：

“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中国的医疗问题，作为西方人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提供一条道路；期待有朝一日，中国人可以完全掌握这所学校和医院，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医学，永远扎根于中国的土壤。我理解，这是真诚的、无私的帮助”。

从医学史层面而言，协和医院依托新型的中外合作机制，开创了现代医学实践先例，中国医学开始融入科学化进程，但从更开阔的社会视野，此项中外合作模式，兼具超出医学范畴的导向性引领作用。新一代华夏西医的民族意识不断清晰，在未来几年中逐步摆脱教会影响力，通过多渠道集资努力独立行医，其中就包括石美玉、颜福庆等代表性医学先驱。作者小黑引用时任外交总长颜惠庆的贺词，寥寥数语诠释了这个历史瞬间的中国主场意义：

在我们的历史上，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有这样的仪式，将来自欧洲、美国、日本和中国各地的众多杰出的访问者、著名的科学家、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的宗教领袖聚集在一起，聚集在北京。作为中国的首都，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。

在聚焦协和医院现场典礼的影片中，记录镜头当然不会遗漏出生南洋的伍连德医学博士。他是我国当年为数不多的非教会系统著名西医，后人不难在各国专家鱼贯入场的队列中，辨识视角中央的伍博士黝黑健影。他也是唯一连续担任过二届中华医学会会长的时任中央医院院长，不仅活跃在这次中外医学交流的学术会场，还在其主持的官办医院和自家花园，变化各式花样大宴八方宾客，借机弘扬华夏文化。

扫描百年前的科学视域，当时能够代表我国最高学术水准，并有资格登上世界讲台，享誉高光时刻者，大概也只有首推医学成就了，其代表人物就是曾经作为袁世凯侍从医官的伍连德博士。虽然他被主流媒体遗忘数十年，但本次世纪疫情之后，又被重新发掘颂扬，以疫情斗士和口罩发明者的通俗标记，终于再次被世人缅怀与铭记。



协和庆典影像中的伍连德博士（前排右二）

其实，早在规模更大的医学盛会，1913年举办的伦敦第17届世界医学年会上，伍连德就曾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，出席该世界组织的会议。中国首次派出官方医学代表团，距中华民国面世不过年余，却自信满满向世界同仁呈上自西医东渐以来，最辉煌的原创医学成果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面向世界科学界的高光时刻，值得后世国人引以自豪的历史性小高潮。

会议主办方统计，伦敦医学年会是1867年巴黎首创以来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学术交流活动。来自世界各地26个国家，共计7400余位代表出席，其中包括女性医生400多名，各国媒体称其规模堪比现代奥运会。会议设立23个主题会场以及3个外围会场，接获1000多篇医学论文，包括伍连德后来发表在《柳叶刀》上著名的《早獭（蒙古早獭）与鼠疫关系之调查》。但是，仅仅只有被组委会评为优秀论文者，方会安排作者在大会上演讲报告。

令与会者吃惊的是，短短一周会议期间，是年33岁，先后在剑桥大学和利物浦大学获得完整医学训练，行医执业不过刚刚积累十来年经历的伍连德，居然被大会组织者安排了二场专题演讲，这是极其罕有的全场曝光机会，对演讲者而言也是崇高的学术荣誉。

伍博士的首场报告，重点介绍1910年由其率先证实的，东北肺鼠疫临床病理依据，以及据此发明抗击阻断肺鼠疫大规模流行的实战措施和会战成果。与伍连德同日报告的明星医生，是来自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哈佛·库欣（HARVEY CUSHING）外科教授，他是医学大师威廉·奥斯勒（William Osler）的学术传承人。

会议第三天，伍连德再次受邀演讲有关收治鸦片成瘾者的临床与社会卫生专题。上述两项医学成果均涉及重大社会问题。一个世纪前，有担当的医学专家已经意识到，处理医学重要关节，需要全社会界的共同关注与努力。为此，伍连德被学界提名为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候选者，成为华夏第一人。

伍连德不仅是医学专家，也是谙熟社会心理学的人文大家，他懂得如何与大众和权威相处。在其1958年出版的英文自传中，特意记载过1913年发生在伦敦医学大会开幕式上的一段有趣经历。由于会议在炎热的8月举行，可以容纳7000-8000人的巨蛋型阿尔伯特音乐厅

内，挤满了身着背心长裙，礼服礼帽的男女来宾。主办方为隆重起见，邀请多达 26 位各国代表上台致词。

由于当年调控室内气温的技术欠发达，也没有麦克风扩音设备，偏偏又遇上某些宾客言辞拖拉，有些人连英语表达也成问题，于是观众在前半场的致辞环节，就开始抱怨骚动起来。代表中国的伍连德第十位上场，他审时度势，走上讲台的过程中，悄悄将事先准备的几页稿纸塞进口袋，面对观众张口就来，但仅仅大声喊出二句标准的伦敦发音，随后便鞠躬致谢，“Ladies and gentlemen, China thanks you”！（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中国感谢大家！）

数千来宾立即全场欢呼，在伍连德看来，持续时间远比他本该演讲的内容还要长。于是后续的来宾致词也纷纷有样学样，原本估计要在高温中忍受数小时的开幕式阶段，半个钟点后就结束了。时任牛津大学的钦定医学教授奥斯勒爵士，立即注意到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年轻医生，他特意向伍博士招呼致谢，“德，让我握你的手，你是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，你为我们指出了紧急情况下如何演讲的正确方式”。

在我们刚刚翻译出版的牛津大学出版社著作，有关威廉·奥斯勒的传记《医学人生》中，作者麦克·伯利茨（Michael Bliss）这样叙述，奥斯勒爵士夫妇包下布朗大酒店整个楼面，在伦敦 17 届医学年会期间天天豪情宴宾。某次晚宴假座时尚高档的皇家汽车俱乐部，受邀贵宾竟达 196 位。伍连德的回忆文字，同样记录了这场俱乐部聚会，可见他也在受邀嘉宾名单上。年轻有为的学术新人伍连德，在开幕式上闪亮登场，立马成为一代医学巨匠的坐上宾。

重要的是，伍连德将其在东方的医学实践，能够及时与西方医学主流沟通，并获得学术共同体公认。1914 年，伍连德在中国唯一的专业医学杂志《博医会报》（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）撰写英文报告，详细介绍了中国医学代表团出席伦敦会议的经过，针对世界迅速发展的前沿医学，他感慨道：我国当下的医学认知必须彻底更新！

当西方已经处于应用微孔过滤除菌消毒，研究骨骼、肾脏和动脉移植，临床上切除整个肺叶，以维持肺结核病人生活的现代医学阶段，我们的传统医生还在固守 3000 年的古老脉象诊治经验。我们要鼓励现代医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俊杰，阅读与掌握世界最新的医学发现与临床技术。。。。。。唯有这样才能像西方一样降低人群死亡率，阻断各类恶性传染性疾病的流行，国强民壮才有希望。

可见有识之士早已知晓，医学的内在规律主导着公共卫生和临床诊治，肆意妄为则医患无穷，此乃百年世纪教训。